

中篇苏州弹词

梅塘姑娘

朱寅全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538



中篇苏州弹词

梅塘姑娘

朱寅全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篇苏州弹词
梅塘姑娘

朱寅全 著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一—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1/16 字数 51,000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责任编辑：楼费林

封面设计：余述如

人 物 表

- 李凤英 二十三岁，妇女队长，共产党员。
- 李老三 五十多岁，雇农，老饲养员。
- 李根生 二十八岁，生产队长。
- 凤英娘 五十多岁，贫农。
- 小桃妹 二十岁，妇女积极分子，共青团员。
- 金 金 青年积极分子。
- 涛 涛 青年积极分子。
- 李阿龙 四十五岁，富农分子。
- 缺娘娘 四十三岁，李阿龙妻子。

統一書號：10100 • 1192

定 價：(6) 二角三分

目 录

人物表.....	1
第一回 初 探.....	1
第二回 再 闖.....	25
第三回 追 賍.....	53

第一回

初探

(韵白)人民公社，红旗飘荡，

江南女儿，志气昂扬，

多亏共产党领导好，

才让今日江南不寻常。

(唱)江南五月好风光，

山川秀丽百花香，

麦海苍茫千万顷，

洪波荡漾閃金光，

湖滨塘畔垂杨柳，

青松翠竹绕山庄，

鱼米之乡传天下，

五谷丰登岁月长。

江南处处风光好，

虞山脚下梅李塘，

梅塘是个好地方，

塘水东流入大江，

梅塘东畔是李家庄。

(表)常熟县梅李人民公社梅塘大队李家庄生产队，

有三十来户人家，一百八十多亩土地。眼前，“芒种”

已临，小麦长得穗大粒饱，轻风一过，微波荡漾，丰收在望。常言道：“麦熟一晌，龙口夺粮；稻要养，麦要抢；麦熟过条桥，割麦如火烧。九成熟，十成收。”队委会经过踏田观察，连夜通知社员，决定明日清早，开镰收割。

李凤英 (表)此刻辰光夜静更深，月上树梢。那边大路上走来一个姑娘，高个子，圆面孔，剪一排短发，贴在耳根边，穿一件白底印花短袖衬衫，一条阴丹士林布长裤，花袜，黑搭攀的鞋子，手里握着一个电筒。她姓李，名叫凤英，今年廿三岁，是个共产党员。原本是梅塘大队妇女大队长，今年三春时节，为了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力量，大队把她下放到自己村里的李家庄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她身体健壮，论劳动，也是一个能手，风里来，雨里去，从来不怕辛苦。真好比是耐得住严霜的菊花，经得住风雪的梅花，她有坚定的意志，火热的阶级感情，所以，劳动生产上总是站在最前面。

她刚刚从东边刘家桥大队部开过党支部会议回来。过桥摆渡，熟门熟路。走过庄前小石桥，看见桥堍下一丘“华东六号”的小麦种子田，心里象打翻了糖罐头，甜甜密密。想想自己从大队一下放回来，就同村里姊妹们一起搞这块种子田，为了明年有个更好的收成，姊妹们整天在种子田里追肥、治虫，实是花了不少心血。有句老话：“地是括金板，人勤地不

顛。”半年心血沒有白花，種子麥長得又粗又壯，顆粒飽滿，風吹拂過來，象大海里的波浪一樣，滾滾滔滔。風英姑娘越看越高興。

李阿龍（表）離開這條小石橋三條田埂遠的麥田邊，突然窜出一個黑影子，嗖——！

李風英（咕）啊，黑影？！

（表）風英一怔！只看見這條黑影往村頭一閃，不見了。頭上還戴一塊頭巾，好像是個女人。奇怪，現在已是黃昏後，人靜夜闌，家家戶戶都關門睡覺了，還有人出來干什么？

（唱）此刻風英費猜疑，

眼前之事甚稀奇，

夜深沉，月色稀，

哪一個踉踉蹌蹌，慌慌忙忙，

鬼頭鬼腦向了西？

莫不是張家嫂嫂無羊草，

夜深人靜割草到田里？

（白）不對，張家嫂嫂屋里羊草已經有了。

（唱）我今日早晨親眼見，

她滿筐羊草揩得汗淋漓，

這條黑影不是她（她）。

（白）是什麼人呢？哦。

（唱）莫不是李家孀孀她雞籠未關好，

到田里來尋找她的芦花雞？

(白)一想还是不对。什么道理？

(唱)媞媞身材高又大，

这条黑影不象狸(她)。

莫不是根生嫂嫂要养小宝宝，

接生员心急慌忙脚步快如飞？

(白)不对！

(唱)村里接生员，乃是张根梯，

走路拿风摆柳，辮子两肩披，

这条黑影又不象狸(她)。

她左思右想难猜透，

内中必定有蹊蹊。

(表)她想起前几天队里发生了几次偷窃事件，还未曾水落石出，方才这条黑影好像肩膀上还搭了一袋东西，啊哟！会不会今朝又有人出来干丧天害理的坏事？她细细寻思：村里多数是老实人，绝大部分是热爱集体的社员，不会。凤英再细细一想，哦，有了。

(唱)莫不是富农分子李阿龙，

他偷偷摸摸把家离，

出来干了坏事体(事情)？……

(表)会不会是富农李阿龙出来偷东摸西？想想也不对。李阿龙是个男人，刚才看见的是女人。怎么办呢？到村里去看看再说。凤英进了村，走到李阿龙家前的麦场上。啊！一个人？！只见那边房子窗戶底

下有一个人在向窗内张望，是个男人，腰里雪白澄亮一把镰刀。什么人？凤英走近一看，哦，认识的，原来是队里老饲养员李老三，三伯伯。他是个老贫农，为人正直，干活抢在别人前头，不亚于小伙子，大家都叫他“老来青”。他在张望什么？凤英举起一只手，在他的肩膀上轻轻一拍。

李老三（表）三伯伯正在张望，还没有看清什么，突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一吓，什么人哟？机警地转过身子，一看，是凤英。

李凤英（表）凤英急忙招呼。

（白）三——

李老三 嘘！轻点，颤响。

（表）三伯伯向凤英摆摆手，随即拉了凤英，两人走到屋前大榆树下站定。

李凤英 三伯伯，时候不早，你怎么还没有睡觉？

李老三 凤英啊，这几天我每晚要过半夜才睡觉。

李凤英 作什么？

李老三 队里马上就要翻田下种。我是饲养员，俗话说：“牛要多长膘，夜料不可少。”割点嫩草，喂点夜料，让两只老水牛的膘养得足点，投入夏种。

李凤英 你方才在李阿龙家窗口张望什么？

李老三 我方才在牛棚里喂料，冷不防外面有一阵“踏踏踏”的脚步声，我探头一看，只见一个女人捎了一袋东西，跌了一跤，爬起来，神色慌张地钻进李阿龙家的

后門。我想起前几天，队里出了两起偷窃案子，还未曾查明白，要多多提防，便在他家窗口看看动静。

李凤英 是个女人？

李老三 嗯。跌下去时候是个女人，爬起来时候走路一大步、一大步又像个男人，临进门时，他转过头来溜溜，我一看，好象是李阿龙。

李凤英 三伯伯，我从大队部回来时也看见有一个戴包头布的女人，肩上掂一袋东西，往村里来。你这样一说，这女人莫非就是李阿龙男扮女装半夜出来搞鬼！

李老三 嗯，可能是李阿龙出来做坏事。凤英，你看怎么办？

李凤英 马上进屋去，看看动静，夹夹苗头。他做贼总归心慌，我们一发现动静，再作道理！

李老三 凤英，李阿龙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你是个年轻姑娘，独个儿闖进去，我不放心。让我进去！

李凤英 不，三伯伯。如若你进去，李阿龙问你，半夜三更来作什么？你怎么回答。

李老三 这个……

(咕)对，他要问起来，怎么说法？

(白)凤英，你进屋，李阿龙也要问你，倒又是怎么说法？

李凤英 不要紧。明日大队里要开四类分子会议，我装着进屋通知他开会，这岂不是进门之计啊！

李老三 好！那你进去，外面有我！

李凤英 噢，我马上就go！

(表)凤英走上李阿龙門前的阶沿石，举手敲門。“砰、砰、砰！”

李阿龙 (表)李阿龙今年四十五岁，是个富农，候补社員。他怎样一副生相？

(韵白)此人生得矮小，

两条倒挂眉毛，

一双暴眼烏珠，

尖头、駝背、弯腰，

一副大饼面孔，

两只耳朵前招。

解放前对穷人竖目瞪眼，

坏事不知做了多少？

解放后见人脸上带笑，

进步閑话头头是道，

肚皮里还是那一套：

阴险、毒辣、奸刁。

(表)解放以前，李阿龙是梅塘方圆一、二十里无人不知没人不曉的吸血鬼，有财有势，有房有地，还雇了几个长工。他为了增添自己的威风，便設法讨好上司，特地到梅李鎮上去认了一个伪区长为寄爷，自己三十来岁，倒去认四十来岁的人做寄爷，真是“拉了皇帝喊姐夫——攀高接貴”。一解放，他寄爷是反革命，当然鎮压了。土改时候，李阿龙多余的土地，按照法令的规定，分給了无地少地的人家，留了一份給

他照常营生。常言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老龙哪会变猫，赤练蛇修不成品鱗”。李阿龙还是黑心黑肺黑肚肠，暗里为非作歹。前一阵，他听到了一些蒋匪部就要窜犯沿海大陆的风声，噙着望天射，噩梦头里发笑。自从李凤英下放归队以后，他要尽花枪百般拉拢，反被凤英几番戳穿诡计，因此把李凤英当作眼中钉，怀恨在心，一心想伤害她。这回看见庄前那块李凤英负责的“华东六号”小龙种子田长得丰盛，便认为有机可乘，一手捏如意，一手捏算盘，计划偷掉它！一来让种子田减产，增加队里秋播缺种困难；二来种子田减了产，可以挑拨社员与凤英的关系，挤掉这个妇女队长；三来不出力，不流汗，顺便偷点粮食进门。今晚他拿了一把大剪刀，带了一只米袋，到种子田里剪了满满一袋麦穗头，揣到屋里藏在床底下。人刚刚睡到床上，听见门上“砰、砰、砰，”他心里“别、别、别，”像患上“竖头伤寒”一样打床上直竖起来。

缺娘娘（表）看他没头没脑竖起来，旁边有个人伸出一只手，
扎！把他一把抓住。

（台）死人，竖起来有什么事情，慢！

李阿龙 啊！

缺娘娘（表）哪一个？李阿龙家主婆。今年四十二岁，既凶又泼辣，名字叫王彩彩，外号“缺娘娘”。为什么叫她缺娘娘？这个女人逢人总是说少道缺，箱子里放了

几百元钱，说缺钞票；衣橱里丝棉衣裳絨线短衫一大迭，说缺布做衣裳；米囤里满满的白米吃不尽，说缺粮食。开門吃薄粥，关門吃蛋炒飯；捧了金飯碗讨飯。其实她屋里样样不缺，缺的只是一样：道德。暗地里做巫婆，弄神作鬼，看香头，搞迷信。做起坏事来是“額角头上擱扁担——一头挑”。她同李阿龙配夫妻是“天配良緣”，烂木头采在一条臭河浜里。刚才李阿龙做贼，她望风报信。现在看见他听见敲門声就竖起来，便伸手将他抓住。

（白）死人，什么事情这般慌？

李阿龙 外头有人敲門。

缺娘娘 你晓得是哪一个？

李阿龙 不晓得。

缺娘娘 不晓得，去开什么門！当心点，听听口气再开門！

李阿龙 噢，噢噢。

（表）阿龙一想，家主婆閑话有道理，就装得死样怪气地問。

（白）喔唷噲，正是好睡辰光，外面倒有人来敲門啦！什么人啊？

李凤英 是我啊，李凤英。

（表）继续敲門，“砰、砰、砰！”

李阿龙 哦！李凤英！

缺娘娘 可是，幸亏听听口气。

李阿龙 （吉）李凤英，半夜上門来做什么？她向来不到我門上，

今朝突然来到，冤家碰着对头，会不会刚刚偷卖的事情给她知道了，那真是“老鼠啃旗杆——吃不清”！

(白)彩彩，方才你望风时候，看见小石桥上走来一个人影子，会不会就是李凤英？

缺娘娘 哟呀，这怎会知道呢。黑漆墨塗，我怎么看得清，我一看有人，要紧钻进后门来。

李阿龙 你啊，你这个女人也是个饭桶，望风也不会，看见有人就应该早一点招呼，当我跑到后门口，你才说“有人、有人！”我心里一慌，“扑簌”一跤，会不会因此露了马脚。

缺娘娘 死人，你做这等事情是“阎罗王阿爹——老鬼”噲，回转来的时候要东面望望，西面看看，横里溜溜，竖里轧轧，谁叫你心急慌忙，跌了跟头，“云头里跑马——露了马脚”，怎么怪起我来。嘿，脚长在你身上，跌死也不来哭你！

李阿龙 哼，亏你。看火烧，唱山歌，还说风凉话，缺德！

缺娘娘 死人！别人骂我缺德，倒不要说，你也骂我缺德，你这个人啊，你可曾想想，你做贼，我替你望风，非但不说我好，还骂我缺德，你这个人可有良心？良心给狗吃掉了吗？杀千刀！

李阿龙 嘘！轻点。我的好家上婆啊，别给外面听见了。

李凤英 (表)听见里面唧唧喳喳，凤英不耐烦，举手敲门，“砰，砰，砰！”

(白)开门，快开门啊！